鼠辈

 1

我盯上了那个黑色的家伙，最近他总是出现在我居住的垃圾桶旁，游荡，徘徊着，偶尔扒拉着垃圾堆捡拾几块勉强能够下咽的食物。他的左眼生了一层白翳，右眼角堆砌着眼眵、灰尘一类的污垢，是令人反胃的黄白色。他看着真是令人作呕。

但其实我的处境不也比他好多少。听说这个街区很快就要整改，下水道，垃圾桶，墙角，街道的砖缝，甚至是绿化的区域都要清洁。听上一个街区的兄弟们说，他们已经开始逃难了，带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的人类在挨家挨户的清理，喷洒毒气。我也想过逃难，但无家可归的日子实在不好受。看看那个黑色的家伙就知道了。无论怎样，只要我还在这里住一天，这里就是我家，（他似乎以为这里没人居住，大白天来翻垃圾桶，吵得我难以入眠）我得让这个黑色的家伙明白这个道理。

我挑了一个傍晚，（通常我是不会这么早就出来工作的），也许此时的夕阳会很美。虽然我住的这个街角全天都见不到一点阳光，但尊重别人总是好的，我得选一个他会喜欢的时间，这样说服他的可能性也越大。

我掀开充当家门的半片木板，光线瞬间照了进来。鼠族规定的没错，晚出早归确实应该放在第一条。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眼睛对光线越来越不敏感了。我眨巴了眨巴眼，慢慢地走出家门。喧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。那个黑家伙果然还在这里。

“喂！”我冲他大喊。

慢悠悠的转过身来，用那只看起来还算眼睛的好眼仔细寻找着声音的来源。

“喂！我在这里。”

他抬起一只不太利索的腿，转动着脑袋，结着毛团的大耳朵像烂布条一样没生气的耷拉在他的脑袋上。突然，他猛地一震，看向了我。

“呜——汪汪汪汪——！”巨大的犬吠将我吓的愣在了原地。

只见他狂吠着向我冲了过来，一口衔住了我的身体，我被他抛掷到了空中。眩晕感不断袭来，我喘不上气了。

“等等！等——”

咔嚓一声，他咬断了我的后腿。

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恍惚中瞥见他瞪着那只被白翳包裹的眼，冲我不断低吠，趴低了身子，似乎随时会来咬我一口。

“等等！”我努力让他保持冷静。

“我是来同你商量事情的。”

“呜——”

“你会说通用语吗？”此刻我几乎已经陷入了绝望。愚蠢，太愚蠢了，我竟然想同他讲道理。

“你是害虫。我恨老鼠。”他呲着附着黄色牙垢的尖牙。

“所有动物都认为老鼠是害虫，这点我不与你争辩，只是你没有必要恨我。”

“就是老鼠害我无家可归的。”他愤愤地说道。

“无稽之谈，与我何干。”我的下半身痛的要死。

“老鼠都是没脑子的家伙，蠢得要命。”他继续说道。他站了起来，绕着我转圈，似乎在确定我的后腿是否真的断了。

“你们从不在乎自己吃的是什么，垃圾、污水，来者不拒，瞧瞧世界被你们搞成什么样子了。我的主人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”他恶狠狠的盯着我，粘稠的口水挂在他松垮的嘴角上。

虽然我很好奇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更是疑惑我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背负人命，我想我应该和他好好的沟通一下，问清缘由，但此刻我痛的发不出声音。

完了，看着那对渐渐靠近的尖牙，我心想，我是看不到明天了，我努力地瞥向街道尽头，似乎看到了夕阳的余晖。我闭上了眼睛，静静等待着他的致命一击。我已经想象到那对尖牙穿透我身体时的场景了。

 我等了很久，街道上喧嚣声不断，我痛的快要昏厥过去了。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道把我从地面托起。这不是他，没有他嘴里那股恶臭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向地面看去。那个黑色的家伙 正躺在地上，一个身着防护服的人类正举着棍子向他的腰间挥去……

 2

“这是第几个街道了？”

“第四个，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”

“刚才带回来的老鼠呢？”

“已经送进去提取了，半小时后出结果。”

“把尸体留着，我有用。”我嘱咐道。

“已经是第四个街道了，照这个蔓延速度很快全城都会被这种神秘真菌感染，时间如此紧迫，我们却连它的成分都研究不出来。我们怎么向人们交代 ！”

“张局，情况比你想的要糟。倘若我们真的研究不出来，死一个人到一个城，到两个城，全人类都会遭殃。”李良突然说道。

我看向张局，他的神情从错愕到惊恐，再到坚定。

“那我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”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。

我拍了拍李良的肩膀，他和我同一个大学毕业，如今也都在研究所工作，大大小小的危机我们遇到了不少。

“别太担心，等化验结果。”

“张阿君，你很清楚，我们的化验没有结果。化验了一星期了，我们除了知道这是毒蕈还知道什么？”他顿了顿。

“死亡人数不断上升，这事不报不行。”他说。

“当然要报，但你告诉我，报什么？”我反问道。

“他们得知道这件事。”他说道“不管有没有结果”

“难道你要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蘑菇害死的？”我积压的情绪一下子爆发了。“让全城陷入恐慌？来提防这种我们连毒素种类都不知道的蘑菇？”

“不然呢？等大家都死光了再说吗？”

“你怎么总是把话说得这么绝？可以报，但是现在公开为时尚早，我们至少要先找到提防它的方法吧，倘若造成混乱怎么办？”

“别吵了！”张局喝到。

“你们两个考虑的都有道理。”

我瞪了李良一眼，这家伙上大学的时候就爱和我对着干，和我说话就好像吃了枪药一样。

“我现在就去上报，你们抓紧研究，最好能在这消息公开前找到治疗方法。”

“我建议，让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尽量避免出门，从目前来看，这种真菌的孢子可以寄生在哺乳动物身上，并且至少可以通过血液、飞沫两种途径传播。”我白了李良一眼，对张局说道。

“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或者宠物，牲畜出现大量分泌唾液，神志不清，眼睛模糊等症状应立马就医。”李良补充道。

“面对未知，我们的恐惧不能暴露出来。”李良看着我的眼睛说道。

我不服输的看了回去。

“逃避的态度已经出卖你了。”他淡淡的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已经看穿了我内心深处的胆怯。我对这件事毫无把握。

“还活着！”实验人员急匆匆跑了过来，打断了会议。

“别急，慢慢说，什么还活着？”张局问道。

“老鼠！还活着。”

李良帮我穿好了防护服。“注意安全”透过面屏我看到他对我说。

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了实验室，李良走在我前面。厚重的铅门在我身后轻轻的合上，发出微弱的闷响。

那只灰色的小家伙正躺在操作台上，干瘪的肚皮伴着细微的呼吸似乎起伏着。它背上稀疏的毛发打结成绺，末梢凝结着流浪狗微微泛黄的唾液。

“左肾被咬穿，脊柱断裂，右侧髋骨粉碎。应该是在被咬前就感染了。”

“感染？怎么判断的？”我问道，我用镊子夹取了一块棉花，伸进了它的鼻腔。

“视神经萎缩。”李良用解剖刀慢慢将它的左眼解离下来，他的手呈执笔式，优雅的落刀节奏让人怀疑他正在绘制一幅丹青。

“你来脱椎吧。血放完了。”李良想把解剖刀递给我。

“等等，你看这是什么。”我举起镊子，棉花裹满了血液。

“血。”

“你仔细看。”

顺着镊子看过去，鲜红的血里隐约显现着一点绿色，好似一个浴血重生的精灵，斜睨着眼睛，打趣着眼前新鲜的一切。我甚至觉得这种生命体是有思想的。

“之前被感染的样品真菌都是黄色的，但这个……”

“变种？还是说……”李良脸色一沉，倘若是新的菌株那可真是大难临头了。

“之前那些被感染的样品在被感染后存活时间不超过12小时，这只老鼠从发现到现在至少过去4小时了，能坚持到现在有一种可能是它是被那条狗传染的。”李良推测道。

“或者说这是新的菌株。”我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个可能性说出了口。

“发现的第一种菌株繁殖时间为30分钟一代，很简单，把这个送去检测一下。”李良取下部分样品，鲜亮的微微泛着荧光的绿刺激着我的大脑，它似乎在嘲笑我。

“就叫它们丁落吧。”我突然说道，“张局不是要我们命名吗，就叫丁落。”

我看向解剖台上奄奄一息的老鼠，那灰色的小家伙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乙醚的时效并不长，它大概很快就会醒过来。那只眼球还安静的躺在它瘦小的身躯旁。我拿起解剖刀准备按照规定进行脱椎。我举起刀，在此刻宣判了它的死刑。可我有什么权力决定它的生死呢？

“怎么？突然下不去手了？”李良大概是看出了我心中所想。

“两天，已经有那么多生命逝去。”我说道“或许我们应该把它留下，万一这真的是丁落二号，它会派上大用场。”

“刚想说你圣母，没想到是个活阎王啊张阿君。”李良打量着我，一边收拾器械。“拿它当培养皿可不是好的选择，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。”

“能撑多久是多久吧。”我再次把它放进了充满乙醚的玻璃罐中。

我走出实验室，恰巧碰到倒垃圾的阿姨推着垃圾桶去焚烧。我习惯性的打了声招呼，突然垃圾桶里的麻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“被感染了的狗，已经被打死了。”阿姨告诉我。

装着垃圾桶的车一晃一晃的，麻袋也随着摇晃。一瞬间，我以为那条狗没死，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人类，我突然意识到。天空依然晴朗，微风和煦，这样美好的世界却将要毁于蝼蚁般的人类。我看向一旁为了“园艺”、“美观”而栽种的植物，它们的存在是那么的突兀——又或许突兀的是我。云在眼前飘，鸟儿在耳畔鸣叫，空气仿佛凝滞，突然间，天气骤变，乌云席卷，狂风忽至。人类还能撑多久？我暗暗发问。

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那荧光绿的菌株确定为丁落二号，它繁殖一代的时间不到10分钟。一但散播这比丁落一号严重得多。

死亡人数不断上升，丁落一号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。社会舆论也不断发酵，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，由于丁落一号繁殖速度太快，根本来不及预防，人们由于害怕四处逃散，更是加剧了它的传播。不到一个月，第一个发现丁落的P城就变成了空城。在感染初期，会出现视力下降，对光线不敏感的状况，接着是四肢麻痹，不到6个小时，丁落一号就会入侵大脑，语言功能丧失，运动功能丧失，听觉丧失，大概10小时所有感官都失去作用，最后丁落一号会挤满肺部的每一处空隙，让你死于窒息。

这场灾难来的太突然，人类束手无策。

张局在上报完此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被革职，我们的实验项目也“转让”给了上面派的专员，我和李良负责和上面来的精英专家对接，几乎没有话语权，由于全城杀菌，几乎没有生命存留，连实验室里的样品也无一例外。但并无成效，大概一年过去了，人类几乎被丁落一号逼迫的无处可去，全球百分之六十的人在短短一年内失去生命。街道上了无人烟，满是老鼠一类的“鼠辈”，仅存的人们被迫到逼仄的“绝对干净”的角落里生存。丁落无处不在，人类的栖息地史无前例的被迫缩小。

我和李良仍然在和丁落苦苦斗争，如今致力于此的人也有不少，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控器净化器，缝隙填充物（可过滤丁落但又能通过空气的有机材料），防护产品的研发。生命凋零，我们却只看到凋零后它的价值，或作肥料或写赞歌，全然忽视了解决问题才是首当其冲的。

“他们本没有凋零的必要，何必过分追求凋零后的价值。”我问道，在我看完一篇名为“致敬因丁落而死的人——世界因此变得更好”的文章后。

“因为有人喜欢欣赏陨落的极致美感，毕竟他们能够独善其身，所有种种在他们看来是游戏，是无忧生活的插曲。”李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。

“当年发现丁落一号的时候，身边那么多人，如今只剩我们两个了。人生无常啊。”

我听李良感慨着，经历了这么多他似乎也疲惫了。我开始怀念起过往的种种，这场灾难的开端，争吵，张局，装在麻袋里的黑狗，眼球滚落一旁的老鼠……

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。

“李良！我知道了！”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答案，也许这将拯救这场灾难。

“老鼠！老鼠是关键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们已经全城消毒，灭虫灭鼠了。”

“不是，老鼠体内有别的菌可以抑制丁落一号，或者是某种病毒，导致丁落一号的变异。”我兴奋的说道，“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丁落能和老鼠共生。”

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其实在那只老鼠之后我们对于老鼠样本的采集就很少了，猜测的方向几乎没在往这方面考虑。李良显然也意识到了。

“你还记得发现丁落二号的那只老鼠吗？这么久过去了丁落二号都没再出现过，或许是因为那只老鼠。”

“不是因为我们误判了吗？只是颜色反应而已。”李良回答道。他也在尝试说服自己。

当年全城灭菌，实验室也不可避免，我坚信那只老鼠的重要性，申请转移样品，但还没等申请提交，小鼠就被焚烧处理了。专家给的理由是，我们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导致误判，绿色的“丁落二号”是黄色的丁落一号沾到了血因此变成了绿色，至于繁殖速度与丁落一号不同则是因为实验操作不当。

“这是谬论！”李良冲专员大喊。无奈，我们在拿到小鼠后也没有进行充足的研究，没有数据或者实验结果能证明这不是丁落一号。这件事也在劫难降临的时间了慢慢淡化。

这些年我们尝试过各种猜想，但最终都被推翻。丁落一号于人类如同死神收割，人类命运似乎真的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。

“因为它是特例！它能和丁落共生，诱导丁落一号变异为丁落二号，这就是丁落二号销声匿迹的原因，它是因小鼠而生的。”我激动地说道。

这么久过去了，我们关于老鼠的研究很少，忽略了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“这只是推测，样本早就销毁了，怎么认证？”李良无奈地摇摇头

“找！找到新的特例！”

我坚定地看向李良，希望似沉沉黑夜里摇曳的灯，忽明忽灭。

我和李良穿上了防护服，丁落实验室和研究所已经名存实亡，如今能调动的人员竟只有我们两个。

一片枯叶落在防护面罩上，我轻轻用手拂去，在掉落的一刹那用手掌接住。这叶子枯萎的原因并不符合自然规律。我捏住叶柄，举到眼前来看，由于水分和叶绿素的缺失，黄色叶脉的纹路格外清晰，是丁落，它们似乎要挤爆狭窄的叶脉，遏制住通道，当我辨认出丁落的那一刹那，空气似乎凝滞，满是灰尘和垃圾的街道笼罩着灰蒙蒙的薄雾，只有老鼠是不是的经过，蹿动薄雾留下瞬时的痕迹。

“快来！”李良突然大喊，打破了寂静。

“我们得快点了。”他指了指空荡的街道。“这里的主人不欢迎我们。”

他指的是老鼠，它们占据了曾经不敢企及的空间——曾经属于人类的空间。倏倏的声音在四处蔓延，天色渐暗，街上的那些老鼠逐渐显露了出来。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向我们注视过来。

“鼠辈当道，小心行事。”李良打开了手电筒，轻声嘱咐道。

我拿出早准备好的网子。

“我想”我张开手中的网子，“特例的不止那一只老鼠。”

许是当久了主人，这些老鼠一反往日的灵敏，我们很轻松就逮到了五六只绿色荧光眼睛的老鼠。但他们的态度确实很糟，不停的扑向我们，撕咬抓挠。好在防护服足够结实。突然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扑向了我。它至少有猫那么大，我反应不及被扑倒在地。潮水般的老鼠涌向了我。

“真是见鬼，吃什么能长这么大。”我在心里暗暗咒骂。不断地用手把他们从身上驱赶下来。

看看李良那边情况也没多好。老鼠的数量越来越多。也是，人类的平均个体碳足迹每年约6.8吨，而老鼠的……似乎没有哪个人类关心过老鼠的碳足迹。总之，它们占领了本属于人类的土地，房屋，资源。繁殖速度也远超人类。这世界或许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。我突然想到。它们在阴暗的臭水沟，肮脏的街角，苟且偷生，靠着顽强的 生命力和几乎没有的尊严。它们这么努力只是为了生存，而人类呢？愚蠢狂妄的猴子。但我也不愿和鼠辈为伍，就像风不能融进大海，生殖隔离也是很关键的一点。我喜欢猫，欣赏它们淡然的生存态度，但我永远也不能成为猫，和别的猫繁殖，写猫书，认识猫语，我永远不能读懂它们的灵魂和历史。

我看向仍在挣扎的伙伴，或许这是徒劳，总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牺牲品，那些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同类的牺牲品，苟延残喘，麻木茫然。若是这样，我宁愿和猫繁殖。我缓缓 的摘下了防护面罩。

是噬心的痛，我确定，，在它们钻进我的防护服后，有一只老鼠咬到了我的心脏。夜色渐渐涌了上来，周围的声音也渐渐消逝了……

人类被迫去到了肮脏和逼仄的环境

自救导致了自我毁灭

力量的绝对强弱，翻转